詩毛氏學

詩毛氏學二十五

大雅三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孔曰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曰傷周室大壞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亦必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讀斷

上帝以託君王也孔曰不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辟君也釋詁文○鄭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疾○祁按蕩蕩善惡可以通稱釋訓僻也主惡言

病人矣鄭曰重賦斂也威罪人矣鄭曰峻刑法也○說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夫公生明偏生闇端愨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言不公也○祖按劉子政以禹桀說上帝與毛傳以託君王之說合多辟不公卽指疾病人威罪人而言諶誠也釋詁文○祖按諶者信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不使疾威也君之命多辟則天之命不可信矣何則天以生人爲心也天與上帝之託君王者有別毛於下章天降滔德傳云天君也明此章之天不謂君矣或謂天或謂君或謂上帝蓋時方監謗乃故亂其辭使人不覺也讀毛傳而尋其意緒可以得之○姚鼐曰蕩蕩上帝猶有菀之言上帝甚神意厲王暴虐自尊後故當時臣謂之上帝耳詩又言王所以其命多辟者自恃崇高之勢而不知天命匪諶也人君有初不獲終者多矣若殷商是也○宣二年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

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晏子春秋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韓詩外傳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和按傳記引詩皆謂不終其善即不能保其祿位遂其為君正合經旨外傳言王者之所謂終必內天下於道非可施以疾威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反克枯力反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扶逼反天降滔他刀反德丁力反女興是力

咨嗟也陳曰咨讀為嗞說文嗞𧪘也𧪘與嗟同爾雅嗟咨𧪘也咨𧪘即嗞嗟廣韻嗞嗟憂聲也單言曰嗟曰咨絫言曰咨𧪘○鄭曰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

切剌之彊禦彊梁禦善也胡曰曾猶乃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乃也彊禦二字合之則禦亦是彊分之則其彊足以禦善仍一義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李黼平曰釋文所載不分別衆家者多是毛義此經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疑毛傳原本云掊聚斂也克自伐而好勝人也○馬曰掊與裒通易裒多益寡玉篇引作掊是其證說文有捊無裒裒即捊也爾雅裒聚也說文捊引堅也堅為土積其義同聚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掊捊也今說文作把也陸氏所見說文亦必作捊故訓為聚斂○昶按掊克者以聚斂自伐其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是以聚斂自伐也毛於上章傳云疾病人矣是掊克也威罪人矣是彊禦也服服政事也孔曰釋詁服事也非徒蒲官又委任之也天君釋詁文滔慢也馬曰說文滔水漫漫大皃水漫漫曰滔人慢亦曰滔釋名慢漫也故傳訓滔為慢○鄭曰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競於惡○昶按女與是力言女在位在職者與是彊禦掊克之政甚急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如羊反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

鄭曰類善式用也○祖按而猶若也言若有秉執義類者則彊梁禦善之人多怨之而因進其流言也說文懟怨也對遂也胡曰遂者進也為毀賢之流言以進於王也○列女傳引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鄭曰寇盜攘竊為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何楷曰上章彊禦是妒賢嫉能者即此彊禦多懟也掊克是聚斂巧取者即此寇攘式內也作祝詛也段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侯作侯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事故兼云祝經文益侯字以足句與迺逷慰迺止迺宣迺畝同例○陳曰侯維也猶有也屆極究窮也竝釋言文○朱曰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輔廣曰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古逼反)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蓄入聲)爾德不明(音芒)以無陪無卿(音羌)

炰烋猶彭亨也(陳曰炰烋彭亨皆疊韻易干寶注彭亨驕滿貌○鄭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無臣側無人也(鄭曰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陸曰背後也○陳曰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此傳背爲後不言前者文略側謂左右也即四鄰四輔之說也○祁按荀子注人謂賢人)無陪貳也無卿士也(孔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二十一年傳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爲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朱曰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韓詩外傳非賢者莫

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愼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引此詩而釋之曰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呼備反式號戶刀反式呼俾晝作夜音豫

豝按說文湎湛於酒也湛與沈同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微子作誥不忍斥言故以紂之沈酒喪邦歸於天穆公用此爲詩託之文王咨商曰天不湎爾以酒爾自沈之也史記紂沈湎淫於酒

義宜也烝民同○豝按賓之初筵箋式讀曰慝式慝疊韻通借慝者惡也言爾不宜從惡戒之也○范處義曰既愆爾止所謂用燕喪威儀也靡明靡晦則無時不醉矣○豝按醉則呼號鬭爭不獨喪威儀也說苑人之鬭誠愚惑失道者也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鬭行也

使晝爲夜也鄭曰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范曰俾晝作夜子産所謂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

以修令夜以安身者胥失矣欲無亂得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音條如螗音唐如沸方味反如羹音岡

小大近喪平聲人尚乎由行音杭內奰音備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小弁同螗蝘也夏小正五月唐蜩鳴傳唐蜩者匽也○陳曰唐匽蟬之大者析言之也渾言之則蜩亦名唐蜩○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顏注謂政無文理虛言噂沓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涫羹之將孰也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孔曰傳以尚爲上由爲用○祁按是道蜩螗沸羹之道言厲王暴虐其居人上操下過迫號令之發虛譁憒亂使人不堪故小大之國自中及外皆近於喪亡矣奰怒也祁按虛譁憒亂迫之已甚所謂怒也不醉而怒曰奰說文奰壯大也一曰迫也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奰段注不醉而怒於壯義迫義皆近○陳曰傳又申說怒之義也淮南注引詩作奰今隸變作

職維疾去聲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密也釋訓文舍人注威儀靜密也　隅廉隅也孔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鄭曰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衵按儒行云近文章砥厲廉隅近文章即抑抑威儀也此二句全篇之綱文王徽柔懿恭是文王之德隅也至成王將終作顧命以謂嗣守文武大訓所以安勸小大庶邦者不外自亂於威儀然則周之盛時其君臣相與交儆者惟此而已能行此者爲哲人故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不能行者爲愚人故曰維彼愚人覆謂我僭以修德爲僭則必至毀棄廉隅而後止然此出自庶人猶可說也若哲人不能容於當世亦以愚自晦則大亂之道非厲王之時不至有此故序曰刺厲王也人亦有言以下折入刺意文勢驚絕

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衵按傳引論語文避帝諱改邦爲國也○鄭曰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

肖然○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淮南子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此之謂也

職主釋詁文○鄭曰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租按疾卽論語民有三疾之疾陳疏疑是夷字之誤非也

戾罪也釋詁文○○鄭曰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租按斯者斥厲王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音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無競競也鄭曰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租按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周頌烈文篇語也蓋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詩武公稱述先王之烈故引此詩以見開國之初得人之盛皆由於在上者有德行以訓化成俗是敬慎威儀爲訏謨定命之本有賢才乃有大謀遠

猷有德行乃能育才也下章云其在于今又云罔敷求先王則此章之爲先王甚明不言者以無競二語

周人誦習之皆知其述祖德也 訓教也 烈文傳道也 覺直也 孔曰釋詁梏較直也與覺

字異音同○陳曰緇衣引詩作梏隱六年公羊傳古者諸侯有較德較德卽覺德○鄭曰有大德行則天

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孝經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

此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

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曰有梏德行四國順之○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傳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胡曰左兩引詩皆取覺直之義知毛訓本諸爾雅徵諸左氏不可易矣 訏

大 謨 謀 竝釋詁文○䄉按定命猶易言正位凝命 猶 道 釋詁作繇 辰 時也 孔曰釋訓

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陳曰言賢人能以遠大之道時警告之也○襄三十一年傳衛北宮文子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中論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昶按此章追述先王有道之世申首章前二句義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音受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鄭曰于今謂今厲王也○方苞曰興起也起而迷亂於政猶商書所謂方興沈酗于酒也○漢書五行志谷永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詩曰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陳曰經傳釋詞雖

維也無逸云惟湛樂之從文義與此同紹繼釋詁文○朱曰謂所承之緒也○昶按自成康以後惟厲王流彘喪失厥緒序云刺厲經有明徵矣共執釋詁作拱刑法也釋詁文○昶按不廣求先王能常執之大法是以上下憒亂雖哲人亦畏罪而愚此章追刺厲王無道申首章後半之義

肆皇天弗尚平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榜平聲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蠻方

鄭曰肆故今也○王引之曰爾雅尚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淪率也釋言文○陳曰無發聲也言禍亂日生如泉水之流滔滔不返周之君臣將相率而底於敗亡也洒灑韓詩作灑○說文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章表也孔曰爲之表憲○韓詩外傳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

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逷遠也釋詁文○說文
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內　逖遠也古文作
逷○孔曰用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驅遠蠻方之來
內侵者○李黼平曰蠻方當謂荆蠻淮夷之等楚熊
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朱曰內自庭除
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
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昶按周本紀申
侯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
盡取周賂而去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此詩云
淪胥以亡又云用戒戎作言修戰備豫戒戎兵之起
也厲王流毒至幽王而極此詩當作於幽王末年目
覩國之將亡戎禍將作反覆告誡仍從本原處著力
真可謂之訏謨遠猶者矣以上刺厲王猶諸葛公之
太息痛恨於桓靈也以下統君臣人己而交戒之故
序云亦以自儆也亦之云者其意仍在戒王與當時
用事之臣所謂小子者也觀末章曰於乎小子告爾
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其意恉已自顯然
後之說此詩者紛如聚訟均不及序說之精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音俄

無不柔嘉(音歌)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音譌)也

質成也(孔曰釋詁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傳以爲成箋以爲平其意同也)不虞非度也(○孔曰釋言虞度也不虞者非意所億度之事○輔廣曰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爲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韓詩外傳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輿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强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鹽鐵論事不豫辨不

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曰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話善言也版同○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忠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鄭曰柔安嘉善也玷缺也說文引詩作㓠訓同○鄭曰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孔曰謂已往者不可更反所謂駟不及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說苑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下引此詩

無易以豉反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時折反矣無言不讎音售無德不報布瘦反惠于朋友音以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鄭曰由於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韓詩外傳若夫無類之

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又云怙緣謬辭謂之苟論語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無同廣雅捫持也說文捫撫持也○俞樾曰逝不古處傳逝逮也有杕之杜韓詩逝及也言不可及蓋即駟不及舌之意讎用也鄭曰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孔曰讎匹也匹敵相報故應對物賈謂之讎○曾釗曰說文無售字蓋即讎之省古从言與从口相通史記注讎一作售是其證凡物必用而後售賈傳釋意箋釋字兩義相成非爲異也○昶按無言不讎者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也此結上謹言義無德不報啓下惠民義德亦兼善惡言讎報之道上下通也○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荀子是以臣或弒其君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漢宣帝詔引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各以恩深淺報之○韓詩外傳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

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於朋友庶民
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𥙊按此言長民者惠
愛及於朋友及於庶民並及其小子小子庶民之子
也施德如此則其子孫繩繩萬民無不承奉之矣大
學云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無德不報之說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音言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魯豆反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入聲思矧可射音亦思

輯和也版同○朱曰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𥙊按遐遠也言見賓時知戒慎豈不遠於過乎

西北隅謂之屋漏釋宮文孫炎注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黃
以周曰西北隅謂之屋漏牖光所入也其隱闇處謂
之厞渾言通析言別○𥙊按爾雅西南隅謂之奧東
南隅謂之窔東北隅謂之宧西北隅謂之屋漏不言
彼三隅獨言西北者蓋奧窔皆取闇義宧同頤取養

義惟屋漏取闇而有光義以光覯見也釋詁文○中庸君子之所之無不入象神之無不格也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格至也釋詁文○朱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曰常人之情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時當庶幾不愧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莫予見也當知鬼神無物不體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謝枋得曰莊子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淮南子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音歌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音俄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小子

女爲善則民爲善矣鄭曰辟法也○孔曰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爲善則民善之辟爾爲德是女爲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昶按言民皆法爾爲德是以臧嘉也淑慎爾止申言爾爲善之義民以爲則申言民爲善之義

止至也孔曰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大學文○昶按此言隨其所至皆可爲法於天下儀者法也在己不愆在人足法

僭差也廣雅同○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荀子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昶按公孫枝以無好無惡釋經之不僭謂不作好作惡致有僭差卽荀子所謂忠信端愨也以不忌不克釋經之不賊卽荀子所謂不害傷也荀子言

無接而不然謂其爲子臣弟友皆如此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以謂君既投我以桃則當報之以李矣舊以此二句屬施者言語氣未合○鄭曰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墨子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鹽鐵論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 孔曰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角自用也○䄍按投我以桃四句皆託爲民言則爾者以其淑慎也輕彼者以其潰亂也僭賊故潰亂

虹潰也 釋言文○䄍按召旻傳潰潰亂也童羊以喻小子無角而妄自用以喻潰亂言彼童而角卽此潰亂之小子也蓋斥當時少年用事之臣上經曰庶民小子以別此小子之爲執政者也○王夫之曰淮南子云衞武公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益知小子非武公之自稱矣

荏而甚反**染柔木言緡**士巾又**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

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音浸民各有心

緡被也陳曰柔木中琴瑟之木也荏染柔意也說文云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是緡有被義絲者八音之琴瑟也被絲猶言安弦耳

溫溫寬柔也表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荀子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話言古之善言也祖按無競維人敬慎威儀之類皆古之善言也○鄭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同○襄二年傳君子曰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不哲矣○祖按所以貴寬柔者以其能不逆禮而順德之行也又昭元年傳文子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

爲人下矣文子以不僭爲信箋曰僭不信也本左傳
於音烏乎小子未知臧否方止反匪手攜之言示之事上聲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
知而莫暮音成
王逸楚辭序詩人怨主刺上曰嗚乎小子未知臧否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仲尼論之
以爲大雅○和按武公耄年作詩自警並欲普戒時
君及其同列謙不直陳託爲告戒後生之語而其意
則主於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王逸所謂
風諫者也陳疏謂小子斥厲王謬甚言提提其耳釋文
提本作題題識也諦也葛屨傳提提審諦也管子注
提提謂有所揚舉也言非徒面命之又揚舉審諦之
於其耳也借假也霍光傳引詩作藉莫晚也陳曰凡文之易曉者不傳嫌涉他義則或
傳之如莫捫之莫訓無莫成之莫訓晚此其例也○
和按靡盈謂無實也論語虛而爲盈難乎有恆早知

易

暮成是不能有恆而欲速也朝耕暮穫誰能之乎人之不能成德病正坐此舊解誤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反我心慘慘當作懆千到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去聲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鄭曰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昶按此及末章又自明勸人修德非欲強人從己故作腐談實有家國存亡之關係憂亂之思倍切矣 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注昏昏之亂也 慘慘憂不樂也釋訓慍也○陳曰緣上文立訓言憂我生之不樂慘慘然也說文諄告曉之孰也重言之曰諄諄 藐藐然不入也孔曰釋訓藐藐悶也今爾雅作邈○中論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無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至

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
用爲教覆用爲虐○祖按據徐偉長解覆用爲虐是
以言爲罪也猶云不 耄老也曲禮八十九十曰耄○
以爲德反以爲讎 方苞曰言非一端各有
所當上章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若曰女借曰未有
知識亦既抱子而非甚幼矣此章既耄承聽我藐藐
而言武公自謂也若曰藉曰我未有知識
亦聿既耄而更事多矣○祖按聿語詞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謨不反庶無大悔呼鄙反天
方艱難曰喪厥國古遍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力反回遹
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祖按廣雅止禮也楚辭注止制也舊止猶舊章詩中
所陳前代興亡之跡皆是也大悔謂喪國之悔國者
天子諸侯之通稱也取譬不遠謂厲王之禍近在耳
目之前今幽王又蹈其覆轍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民
乏財用不亡何待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國亡不過十
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幽王二年

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一如伯陽父之言此云昊天不忒卽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之說俾民大棘卽民乏財用之說以一人回遹其德使民受其困然則武公憂亂之詩而反覆修德之事外則慎密於威儀內則致嚴於屋漏豈迂言哉忒差忒也回遹邪僻也棘困急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朱曰賦也○祖按朱子引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誤矣竊謂是詩作於幽王末年至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不謂是年始作也左史曰昔武公年數九十五矣先言其年數所極末言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此二語重提總括之筆亦非謂九十五始作詩自儆前此皆不儆也侯氏最善讀國語隋經籍志有侯苞撰韓詩翼要十卷是侯習韓詩毛韓序說同也朱子疑自儆詩不得爲刺厲王夫古賢責難於君皆其平日所自勵者非有二也又疑武公卽位於宣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然詩中所言蓋追刺周德之壞自厲王始不必同時

乃能刺也靈王時太子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又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韋昭曰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靈王十四王也由此觀之周室壞自厲王乃當時公論故孟子亦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武公此詩雖曰自警而幽厲兩朝之禍皆洞若觀火列之於雅其以此與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地理志左馮翊臨晉有芮鄉故芮國○陳曰周之芮在河西今陝西朝邑縣與商之芮鄰於虞在河東者不同地○潛夫論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音況填音塵兮倬陟角反彼昊天音汀寧不我矜

興也鄭曰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菀茂貌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旬言陰均也陳曰陰讀爲蔭爾雅洵均也徇偏也陰均者言依蔭普偏也侯維也宣二年傳舍于翳桑杜注桑之多蔭翳者劉爆音剝爍音落而希也釋詁毗劉暴樂也○鄭曰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瘼病也四月同○陳曰以喻下民之病困由於王政之侵刻倉喪也胡曰倉喪疊韻爲訓喪亡者悤遽之事故倉爲喪喪後漢書注倉卒謂喪亂也兄滋也常棣同塡久也孔曰古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鄭曰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昊天斥王者也瞻仰同○鄭曰倬明大貌○陳曰猶抑云昊天孔昭

四牡騤騤求龜反旟音與旐有翩音繽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平聲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音衣國步斯頻

騤騤不息也孔曰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鳥隼苟允反曰旟龜蛇

曰旐同出車翩翩在路不息也陳曰旟旐者戎車之所建也翩猶翩翩也夷
平孔曰亂曰生不復能平之泯滅也孔曰釋詁泯滅俱訓爲盡故泯得爲滅○何楷曰楚世家
言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秦本紀言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邱大駱之族竹書載厲
王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邱皇王大紀載厲王時荆楚寇于南獵
狁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是其數興征伐之事○胡曰後
漢書西羌傳亦云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邱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周語禍不好不能爲禍
詩曰四牡騤騤旟旐翩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章注財色之禍生於好也桑柔二章疾厲王好征伐用兵
不得其所黎齊也胡曰疊韻爲訓漢書亂齊民顏注禍亂不平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平民矣
據此齊民卽黎民也○補按爾雅黎訓衆黎民衆民凡民庶民齊民皆謂等輩齊同之民齊者等也列也
民靡有等言民無貴賤莫不被其禍步行補按說文行人之步
也○鄭曰災餘曰燼言禍所及廣

趨也故訓步爲行易天行健疏行者運動之稱然則國步猶言國運矣頻急也馬曰說文頻水厓也人所賓附頻戚不前而止又顰涉水顰戚也戚與促同詩言國步之難猶頻爲水厓盡處顰戚不前傳訓急急猶戚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聲上靡所止疑音尼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陳曰版傳蔑無也資財也○鄭曰將養也疑定也馬曰釋言疑戾也戾止也靡所止疑與下章靡所定處同鄭注鄉射禮亦曰疑止也又注士昏禮鄉飲酒禮公食大夫禮竝云疑正立自定之貌競彊釋言文○何楷曰柄政之君子實爲國家之所繫維執持其心當以無所爭競爲主誰爲與兵搆怨之謀以之厲乎階厲惡正月同梗病也廣雅同○方言梗猛也凡草木刺人或謂之梗○昭二十四年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

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憂心慇慇於巾反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部旦反怒上聲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魚呂反

正月傳慇慇然痛也宇居孔曰士卒自念己之鄉土居宅僤厚也釋文一作亶○孔曰釋詁亶厚也僤亶同○鄭曰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痻病也多矣我之遇困病圉垂也釋詁文○陳曰云我邊垂甚急倒句以就韻○胡曰因居邊垂而孔棘故念士著之甚安守邊而云靡所定處者邊垂非一或有更番互戍之事

爲謀爲毖毖音祕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昵剝反

毖慎也釋詁文○陳曰慎者慎用禮也○昶按爲謀者謀憂恤黎民之事爲毖者慎序爵馭貴之

禮必如是而後亂狀斯能削平況者狀也濯所以救熱也䄍按釋名熱爇也如火所燒爇也傳云救熱者蓋熱謂火濯謂水凡物爲火燒救之者誰能以手執熱而不濯之以水乎廣雅濯洒也濯其火非濯手也故墨子說之曰將休其手焉言不待用手也自來皆誤解禮所以救亂也鄭曰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治國當用賢者○孟子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墨子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䄍按孟子所謂仁北宮文子所謂禮墨子所謂高位厚祿斷令皆發明詩憂恤序爵之意與毛傳正合又言若不以禮救亂則其何能善乎載胥

及溺而已○孟子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韓詩外傳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親按外傳引詩證不以禮救亂之害

如彼遡音素風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反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補九反代食維好許九反

遡鄉公劉同鄉卽向○僾唈釋言文○荀子憚詭唈僾能無時至焉楊注唈僾气不舒憤鬱之貌荓使也釋詁文○親按此承上章君臣陷溺而言世風所趨莫不短氣當時之民雖有進行之心而力不足蓋有使之然者此序爵之所以不容已也釋詁肅進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孔曰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親按力民謂勤民事者卽好是稼穡之人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傳釋代食二字之義謂序官當使力民有功之賢代無功者食祿則其爲政必重農務本民得所助無不逮之患矣末二句再申上意所以必使好是稼穡能力民者代食以稼穡爲國之寶故代食者惟好是稼穡之人爲可也周以稼穡開基至厲王時不務本計在位食天祿者皆無功於民之人故言之如此○韓詩外傳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昶按外傳引詩以證諸侯不寶珠玉而寶稼穡云藏於百姓之間即好是稼穡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莫侯反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起弓反蒼

朱曰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韓詩外傳里克對曰數

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士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昶按厲王流彘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此古今未有之變也當時無王故曰滅我立王外傳引此詩證夫差自喪於干遂與厲王之死於彘事正類也○鄭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卒盡恫痛也

贅屬 孔曰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孟子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公羊傳君若綴旒然何注贅繫屬之辭○昶按被放之君莫能自主生命綴屬於人君且如此何論於民故曰具贅也具卽俱

荒虛也 昶按周語田疇荒蕪注荒虛也卒荒承上稼穡言具贅承上滅王言

穹蒼蒼天 釋天文○昶按此言天既降喪亂以滅其君又降蟊賊以奪民之食贅而且荒中國所以可哀痛也

爾雅旅陳也陳讀陳力就列之陳國亂如此無可陳力者惟有念天而已○韓詩外傳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諸良反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平聲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芳廢反）腸俾民卒狂

鄭曰惠順猶謀也○和按民人所瞻下屬爲義節南山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言惠君順民之所欲凡處具瞻之位爲民人所屬望者其秉心其宣謀莫不考慎其實不自用也

相質也

孔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爲質○和按論語皇侃疏質實也若彼不順之君其用人不采輿論自獨俾臧己以爲善則用之也俾猶謂也自有肺腸好惡拂人之性也俾民卒狂猶言衆稱且狂狂謂民盡狂惑也厲王用榮夷公芮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好專利是其秉心之失不知大難是其宣猶之失王不聽卒以爲卿士豈非不慎考其實乎國人謗則殺之是自獨謂臧而謂民盡狂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申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甡甡衆多也

說文甡衆生竝立之皃○鄭曰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

其鹿相輩偶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谷窮也說文段注谷當爲鞫之同音假借爾雅鞫窮也○鄭曰前無明君郤迫罪役故窮也○韓詩外傳田常弒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嗚乎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哉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又楚有士曰申鳴楚王以爲左司馬白公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以兵圍之白公劫其父以兵曰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視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云云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祁按叔向云齊國之德衰則其引詩之意亦謂晏子處進退俱窮之時而行不失道故歎其善非訓詩爲進退皆善

也阮氏元曰穀善也因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二穀相竝故假谷字當之引晏子爲證非是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瞻言百里遠慮也 論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陳曰瞻言百里蓋古有此語周語語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韋注百里喻遠也○韓詩外傳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又昔者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昶按愚人覆覆蔽狂惑而自喜利害在前無所見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史記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曰吾能弭謗矣末二句正指厲王覆狂以喜之事謂非其時監謗

不能言胡此畏忌而道路以目也廣雅忌恐也○中論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漢書賈山傳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徒六反維彼忍心是顧最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音徒

迪進也釋詁文○弼按史記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實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此章卽言大亂之生由上好專利之所致論語不忮不求皇侃疏求貪也弗求謂不貪弗迪謂不剝下以進於上是顧是復是者是財利也忍心不仁之人其顧念往復而不已者惟在於

利所謂專也上專利則下困窮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與良夫所怒實多之諫皆極悚切○錢澄之曰數建貪利之謀數興得已之役以趣民爲亂皆信用忍心者所致也民本喜亂至柔而强至順而剛豈肯甘受荼毒而俯首待死乎甯爲云者言必至於亂也○陳曰荼苦菜因之凡苦皆曰荼○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詩曰民之貪亂甯爲荼毒○周語穀洛鬭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荀子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此之謂也○祖按君子不求利而得安榮小人求利而反得禍苟子之言與詩指合非如後之解者泛以用人爲說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入聲

隧道也孔曰隧者道之別名左傳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謂當陳道也○陳曰說文無隧字初學記引詩作遂潛夫論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其所據詩當亦作遂○范處義曰大風之行有隧由空谷而起喻民之善惡皆有所從來○昶按良夫之諫厲王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作爲式穀作訓與起卽所謂導利也廣雅爲訓施卽所謂布之上下也式穀訓用善卽所謂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也上章良人不貪利此章良人能布利

中垢言闇冥也鄭曰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韓詩外傳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行以中垢闇行也○昶按傳言闇冥也釋意不釋辭中讀去聲中垢者謂行觸垢汚由其闇冥卽外傳傷牆木陷井穽之說也史記言厲王好利榮夷公又好專利以是教王是兩瞽相扶也韓與毛同義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

類善也釋詁文○朱曰榮公好專利而不顧大難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韓詩外傳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潛夫論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臧紇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曰大風有遂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䄠按大谷之隧即風行之道故此章言大風不言大谷承上省文也當其隧則風被焉喻上之化民亦各有其道也潛夫論云咸氣加而化上風又云爾之教矣民斯效矣說此二章興義最明切非諸家所及○馬曰說文聽聆也从相聽也廣雅聽聆從也聽言謂順從之言即譬言也說文誦諷也楚語倚几有誦訓之諫又曰使工誦諫於朝誦言即諷諫之言也爾雅對遂也遂即家之假借說文家从意也遂與答義亦相近○韓詩外傳古之謂知道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

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陳曰聽言指貪人誦言指良人也覆反也陳曰良良人也說文誖亂也悖與誖通○昶按此刺厲王暴虐非徒不用良人反俾益之以誖亂之罪謂其殺謗者○文元年傳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陳曰詩爲芮良夫所作傳有明文矣敗類爲敗善善即善人也秦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正釋詩貪人敗類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音蔭女反予來赫許白反

馬曰周書芮良夫篇云惟爾執政小子又云惟爾執政朋友小子書序則謂芮伯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是以執政爲大臣小子爲小臣則朋友指同列諸臣言也作讀論語蓋有不知而作之作卽指末章既作而歌也○昶按以上刺王刺執政既無可望矣此又承弟九章朋友已譖而作爲告同列之辭至朋友復譖而不信則是舉朝無可告語也○王夫之曰飛蟲蓋卽拚飛之桃蟲鷦鷯也故鄭箋謂自恣飛行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小人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閒者得誅女我恐女見弋獲往教正女覆陰女使免於禍女反赫我也○鄭曰之往也反赫炙也焦循曰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爲炙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昶按赫者附王與執政之勢以自恣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音逼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枯力反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涼薄也莊三十二年傳號多涼德注同○鄭曰職主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

互相欺違克勝也爲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陳曰回遹邪辟也○𥙷按民之罔中主由爲政者涼薄而善背爲民不利承上涼薄善背言如云不克啓下競彊用力言蓋爲政者涼背其心奪民之利且以彊力取勝是盜賊之行也故民亦以回遹應之然則民之失中回遹不定者其始主由上之涼而善背繼則競而用力終且職盜爲寇矣其所以必出於彊力者自古聚斂之臣爲民不利之政如云不克非武健嚴酷莫勝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苦故反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郎佐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戾定也鄭曰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𥙷按國語芮良夫曰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韋注歸附周者鮮矣據此是專利謂盜指爲政者言無疑也歸附周者鮮卽未戾之義言民將叛周也○胡曰涼卽上章之涼背卽上章之背謂我言其涼薄爲不可彼卽反背而

大罟謂薄行非其所爲而罟人之謗己故下文繼之曰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也○祖按涼曰不可卽曰不可涼之倒文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所謂覆背也寇盜言其行涼背言其心生心害政故仍從心術處論之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雖曰匪予者弭謗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既作爾歌言覆背之無益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鄭曰烈餘也內有撥亂之志孔曰公羊傳撥亂世何注撥猶治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馬曰反側二字同義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孔曰天下百姓見被憂矜故作是詩也鄭曰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孔曰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春秋

之世晉之知氏世世稱伯趙氏世世稱孟仍氏或亦世世稱字叔爲别人可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昭回于天音汀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其靳反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回轉也鄭曰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薦重孔曰釋言荐再也左傳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爲荐薦與荐同臻至也釋詁文○孔曰宣王遭旱言饑饉薦臻必是連年不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曰索鬼神鄭司農云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陳曰不舉不舉祭也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說文瓏禱旱玉也爲龍文然則禱旱有玉矣卒盡也昭十八年傳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曰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興雲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瘗（於例反）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讀隆）耗（呼報反）斁下土寧丁我躬

蘊蘊而暑（釋文蘊又作熅韓詩作鬱〇孔曰温字定本作蘊）隆隆而雷（鄭曰非雨雷也〇陳曰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注豐隆雷也〇和按傳分釋蘊爲暑釋隆爲雷合言之爲暑雷即劉向所謂無雲而雷是也）蟲蟲而熱（釋訓蟲蟲薰也郭注旱熱薰炙人也〇韓詩烔烔音徒冬反〇廣韻熱氣烔烔〇鄭曰宮宗廟也爲旱故絜祀不絕〇王引之曰徂及也言禋祀之禮自郊而及於宗廟也）

上祭天下祭地（孔曰郊爲祭天即此上也下與之對故知是地）奠其禮瘗其物（孔曰奠謂置之於地瘗謂埋之於土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地言

瘞其物互以相通宗尊也鳧鷖同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孔曰卽司徒荒政所謂索鬼神是也○昭元年傳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王肅曰后稷不能福祐我耶上帝不能臨饗我耶○王安石曰天地神祇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

丁當也釋詁文○鄭曰斁敗也○蘇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菑害當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土威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音霆周餘黎民靡有孑居熱反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徂威反

推去也說文排也兢兢恐也釋訓戒也業業危也釋訓文○蘇曰恐懼之甚如雷霆之震於其上天將不復使我有留餘胡爲尚不相畏哉孑然遺失也孔曰孑然孤獨

之貌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孟子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昶按孟子但曰遺民是讀孑為少餘之貌方言孑餘也亦謂餘之少者

摧至也釋詁文○昶按荀子頌之所以為至者注至謂盛德之極

宣王言今遇災之黎民皆周之所餘是先祖之民也將無有留遺者我之不德天固不我遺矣念及先祖之至德不能保其子孫黎民安能不相畏而兢兢業業乎摧至是古訓于猶曰也先祖于摧先祖曰至也○曹粹中曰宣王自謂不足以當天意庶幾以先祖之靈冀尚存其宗社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沮止也巧言同

赫赫旱氣也陳曰說文焅旱气也苦沃切赫焅聲相近

炎炎熱氣也釋訓薰也

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馬曰哀十五年傳大命隕隊則

大命卽生命也○孔曰其時之人不能堪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言其去死不遠上天無肯瞻察哀閔之也

無肯顧念而先正百辟卿士也陳曰傳文先正上奪羣公二字傳以百辟謂羣公卽辟公也先正謂卿士正長也○鄭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

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孔曰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陳曰胡何也寧亦何也

旱旣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音春旱魃蒲末反爲虐如惔音談如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許云反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

上帝寧俾我遯

滌滌旱氣也說文引詩作蔽云艸旱盡也山無木川無水孔曰其旱氣乃

滌滌然害 魃旱神也說文旱鬼也○山海經大荒之
及山川 中有山名不句有黃帝女妭本
天女也黃帝下之殺蚩尤不得復上所居不雨郭注
妭音如旱魃之魃○玉篇引文字指歸云女妭禿無
髮所居之處 惔燎也正義本惔作炎燎下諸本皆無
天不雨也 之字今據刪○段曰後漢書注
引韓詩如炎如焚說文炎燎也蓋毛亦作
炎也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惔惔是其證 憚勞釋詁
韓詩苦也○陳 熏灼也說文熏火煙上出也从屮从
曰勞憂勞也 黑屮黑熏象○陳曰灼焦灼
也○王引之曰聞猶恤問也○蘇曰苟
吾之不善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去聲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

昶按此章承上章寧俾我遯之義而申言之所以黽
勉祇畏而思去者以不知獲罪於天果何故耳蔡邕

言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是其義○釋文瘨病韓詩作疹云重也憯曾也○鄭曰瘨病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處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曉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孔曰祈豐年甚早者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社以方是也悔恨也韻會引說文同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音梓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音以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音仰昊天云如何里

和按荀子友者所以相有也注友與有同義散無有紀言被旱之地廣人多散亂無有紀極蓋不可勝數也所以爲大甚○鄭曰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

歲凶年穀不登孔曰登成也此年之穀不成熟也則趣馬不秣

孔曰於此之時則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曲禮馬不食穀 師氏弛其兵 孔曰師氏之官弛廢其兵而不用○穀梁傳弛侯 馳道不除 曲禮文○穀梁傳廷道不除○孔曰不使人除治之 祭祀不縣 曲禮文○穀梁傳同○孔曰不縣其樂 膳夫徹膳 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穀梁傳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 左右布而不修 穀梁傳百官布而不制○孔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修造 大夫不食粱 曲禮文○孔曰不得食穀米 士飲酒不樂 曲禮文○祁按不樂猶不歡謂不多飲也 周救也 陳曰論語周急不繼富孟子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皆救也說文無賙字古祇作周○祁按無人而不周言諸臣無不思救災者非謂周諸臣也人指大夫士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等 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祁按周禮倉人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注云止猶殺也詩言無人不思救災無人不能殺禮上引趣馬不秣云云皆殺禮之事傳云無止不能者謂自上至下皆遇災而懼無殺滅服御之事不能序所謂側身修

行也蓋經以靡人不周申上庶正冢宰無不能止申上鞫哉疚哉而傳又以趣馬師氏諸臣釋經之無人不周以不秣弛兵諸事釋經之無不能止其義晦久矣讀者皆不知作何語也○鄭曰里憂也○孔曰里憂釋詁文彼里作悝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平聲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嘒衆星貌孔曰以嘒文連星故爲星貌○陸佃曰言旱久而繁星備見陽盛而亢則星稱於上假至也孔曰釋詁文○陳曰假讀爲徦說文徦至也○王肅曰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女之成功戾定也桑柔同○愚按庶正卽大夫君子也言今諸臣救災既竭盡無餘力矣而民猶近死亡欲無棄

爾之成功當如何求之乃能爲我以定庶正之心乎何求爲我以戾庶正二句當連讀此正求所以全濟之策非宣王言我求雨不爲一身沾沾自明也○鄭曰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許謙曰宣王遇災憂懼始所於外神次所於宗廟既而無驗則自揆事神之誠或未至誠既盡則又盡人事以聽天命也其恐懼修省之意仁愛惻怛之誠反覆淫溢於言辭之閒宣王之所以賢可見矣○朱善曰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皆自雲漢一念基之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朱曰賦也

崧胥忠反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鄭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孔曰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一云師尹立政二云阪尹楚官多以尹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爲氏明

出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爲國名○陳曰申申侯也申伯皆申侯受命爲侯伯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崧高禮記韓詩外傳引詩皆作嵩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字嶽又作嵩四嶽也釋文亦作岳東嶽岱今泰安縣北南嶽衡衡陽縣北西嶽華華陰縣南北嶽恆定州曲陽縣西北○爾雅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說文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大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郝曰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衡山一名霍山是應劭以衡霍泰岱皆一山而二名其說是也漢志潁川郡崈高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爲外方山也今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堯之時姜氏爲四

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陳曰堯時以四伯掌四嶽分主東西南北以領十二州之牧伯行述職之事則四伯自在王官故堯典帝曰咨四岳咨四伯也咨十有二牧咨十二州之牧伯也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孔曰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周語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齊世家云大公望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箋云皆其苗裔○陳曰周語又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此亦傳義所本也甫即呂呂爲姜姓始封之國申亦夏商舊國齊許則皆周封之國宣王之世四國猶存詩言錫命申伯耳申甫連言猶之申呂連言而傳又連及齊許更推廣之駿大極至也竝釋詁文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鄭曰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翰幹也

釋詁文○鄭曰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胡曰傳於首章但以申甫爲國名而不著其人蓋皆述其先世之功○孔子閒居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視按人之志氣清明則與天地之靈氣感通而生賢知之士有開必先者得天地之氣最先也云文武之德者言文武德盛故山川効靈世生蕃翰

亹亹亡匪反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補入聲定申伯之宅徒入聲登是南邦博工反世執其功

鄭曰亹亹勉也纘繼于往于於式法也○胡曰王纘之事言王使繼其先世之事○陳曰韓詩纘作踐云

踐任也中庸踐其位或作纘此纘踐聲通之證謝周之南國也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
有申呂〇潛夫論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王
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云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
國爲式〇陳曰古謝序聲通蓋宣王封申伯于序在今漢南陽郡宛縣北序山之下漢人又謂之北筮山
漢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召伯召公也孔曰以常武序知是召穆
公〇陳曰召公爲天子之三公出爲二伯也登成也釋詁文功事也陳曰宣十二年
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與傳訓同烝民言宣王命仲山甫爲齊遷邑定居與此詩言宣王命召穆公爲申
遷邑定居皆是建國親侯之美政小雅黍苗篇正言其事云召伯營之又云召伯有成是其義也〇鄭曰
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徒人反）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城也（陳曰庸讀爲墉皇矣傳墉城也○胡曰因謝人以作庸者不煩調遣勞民如召誥云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也上章定申伯之宅是定其所居此章方作下章有俶其城乃既成耳）徹治也（公劉同○鄭曰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孔曰小司徒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裏二十五年傳井衍沃牧隰皐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墝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御治事之官也（陳曰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孔傳治事三卿大誥維誥等篇言御事皆爲諸侯治事之臣此傳以治事之官釋御正與書義合也凡大國三卿命於天子皆有職司於王室故天子得以敕之）私人家臣也（陳曰私人卽傳御之私人傳御爲諸侯之臣故傳以私人爲家臣矣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注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孔曰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渠略反鉤膺濯濯

俶作也釋詁文○陳曰猶上章云以作爾城也藐藐美貌釋詁美也○鄭曰定其人神所處蹻蹻壯貌泮水傳彊盛也鉤膺樊纓也采芑同濯濯光明也陳曰路車之樊以纓爲飾光明言其飾也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音剩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迈讀已王舅南土是保

乘馬四馬也陳曰即上章四牡也寶瑞也爾雅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說文引詩介作玠云大圭也○曾釗曰小東鞙鞙佩璲傳據爾雅云璲瑞也言佩璲則非六瑞之玉可知毛彼云瑞也與此正同禮器諸侯以圭爲瑞正義云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諸侯受封於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

說文玉部自璧下十五字皆圭玉之名終之以瑞字則十五玉皆瑞也玶與玠皆訓大圭亦皆列十五玉之中玶可謂之瑞則玠圭謂之瑞無嫌矣毛不釋玠圭者玠長尺尺寸雅訓自明從可知也玉之大至尺二寸非尋常可得故天子錫諸侯諸侯享天子皆用之蓋貴其難得也

迈巳也 鄭曰迈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說文迈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段注巳忌記其迈五字通用○孔曰嘆而送之往去巳此王之舅也○馬曰釋文音記字當作迈迈今作近近者後人從正義本誤改詩言往迈猶虞書言往哉周書予往巳也

申伯宣王之舅也 孔曰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顧炎武曰申伯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女爲幽王后申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未幾而爲楚所病戍申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强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爲楚縣矣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申伯信邁王餞（賤淺反）于郿（亡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反）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音杭）

郿地名　地理志右扶風郿縣○鄭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於郿云還南者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也○孔曰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也○朱曰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曹粹中曰祭統云明君爵有德而錄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郿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冊命於先王之廟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鄭曰粻糧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朱曰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孔

曰地官遺人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都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陳曰爾雅峙具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他連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胡連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釋訓勇也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陳曰魯語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衞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是諸侯有旅賁也有大功則賜虎賁周禮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旅賁氏中士二人書大傳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代其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傳又申釋武勇爲虎賁之士也　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陳曰探下文周邦咸喜而釋之也樂記云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又云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是嘽有喜樂之義戎大也翰卽首章維周之翰也）韓詩外傳申伯仲山甫乃竝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云云如是可謂救世矣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昶按不爲語詞猶豈不也經反言之傳正釋其義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曾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皆表其全德耳）陳曰言申伯既有文德又有武功足爲法於天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古逼反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鄭曰揉順也四國猶四方也吉甫尹吉甫也孔曰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曰欲令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長也胡曰誦者可歌之名

周禮注以聲節之曰誦詩則本篇之詞風則詞中之意烝民穆如清風卽此風也肆爲長者說文肆極陳也从長隶聲極陳卽長之義故其字从長肆好者謂其意思深長也贈增也崔靈恩曰增益申伯之美○孔曰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義故曰贈增也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所以美宣王故以爲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朱曰賦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音戶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烝衆釋詁文物事胡曰事卽洪範五事之事貌言視聽思所謂事也則法也釋詁文○胡曰恭從明聰睿所謂法也彝常懿美也並釋詁文○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曰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潛夫論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昶按厲王之時天下大亂其敢於破壞文武法度者必以謂道德不足復尚及觀宣王中興仍是仲山甫之德能保茲天子能式是百辟能賦政于外不茹不吐民鮮克舉之德維仲山甫舉之故此詩先舉秉彝好德之良以見天不變道亦不變韓詩外傳引此詩釋之曰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仲山甫以德化及民故民歸之天監有周昭明假至于下卽所謂天視自我民視也先王德澤在民民心未去故生賢佐以保天子開章四語總挈全篇

仲山甫樊侯也孔曰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

語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於樊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陳曰國語陽有樊仲之官守焉左傳作陽樊按樊在東都河北故曰陽樊在晉國之南故又曰南陽方輿紀要云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十五里陽城古陽樊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如遇反

鄭曰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陳曰承上好是懿德言仲山甫有此德也

古故訓道也竝釋詁文○鄭曰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陳曰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訓說教也周語樊穆仲說魯侯曰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然則仲山甫能用法古訓者矣仲山甫字穆仲諡○○鄭曰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於位也○○陳曰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正與詩義合

若順釋訓賦布也陳曰賦讀爲敷小旻傳敷布也○文鄭曰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音侯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陳曰仲山甫天子之二伯也式是百辟爲天下諸侯作式王制所謂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是也

戎大也韓奕同○祖按祖考之緒實在王躬保茲天子所以纘大之也喉舌冢宰也鄭曰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孔曰上云式是百辟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與此異○胡曰後漢書注引春秋合誠圖云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話宋均注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此所言與毛傳冢宰義近○鄭曰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莫不發應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音芒之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將行也 衵按將之出王命也明之納王命也○鄭曰若順也順否猶臧否善惡也一人斥天子○

韓詩外傳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中庸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晏子春秋叔向問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朱曰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孝經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卿大夫之孝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文三年傳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董仲舒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音古)不畏彊禦

釋文茹廣雅食也○孔曰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恆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菜之入口名爲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定四年傳鄖公辛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韓詩外傳子夏曰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

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上先生也

人亦有言德輶餘久反如毛民鮮克舉之我義圖上聲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上聲之袞古本反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曰輶輕也○中庸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荀子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而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祖按輶訓輕本爾雅德輶如毛民鮮克舉猶莊子言福輕乎羽莫之或載廣雅毛輕也輕則易舉易載此喻言也荀子以積微為說亦謂凡事慎於其

微之時則輕而易行非訓輶爲微也良知良能故易行春秋繁露云人主之反道而除咎甚易詩云德輶
如毛言其易也中庸引詩亦謂以聲色化民則難以德則易 義宜也 釋文我義毛如字宜也鄭
作儀○昶按我我在位者也烝民固有之德莫能行我宜圖所以化民舉行其政教 愛隱也 陳曰
爾雅薆隱也郭注見詩或三家詩作薆矣說文僾㪇不見也玉篇僾隱也靜女愛而不見說文作僾竝字
異義同○昶按此吉甫謙言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故能舉行其政教已隱蔽不明故莫能相助也 有
衮冕者君之上服也 孔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衮職之意以衣服之中
有衮冕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舉衮以表君也 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 鄭曰衮職
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孔曰衮職實王職也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
天子爲乘輿也○宣二年傳士季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昶按此
章美仲山甫能下振民德上匡主失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音旁八鸞鏘鏘七羊反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言述職也鄭曰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陳曰述職有考績黜陟之事業業言高
大也釋詁業大也捷捷言樂事也孔曰舉動敏疾之貌皇皇者華傳以懷爲和王
肅曰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鄭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
其盛也東方齊也孔曰下言徂齊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
遷其邑而定其居陳曰又引古王者遷邑之制以明城齊之由也蓋去薄姑
而遷於臨菑也地理志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又云齊
都臨淄師尚父所封○陳曰成王滅薄姑封尚父齊遂有薄姑之地而都實在臨菑也臨菑名營丘都營
丘五世至哀公周烹之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徙都薄姑周夷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率營丘人攻殺胡

公而自立是爲獻公徙都臨菑據世家言獻公都臨菑當夷王世不當宣王世與毛不合〇昶按史記周宣王二年齊獻公子武公壽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據此是臨菑之人叛厲公者甚多文公初立必徙避薄姑無疑未幾而宣王以其居迫隘遷其邑而定其居故仍都臨菑焉曰定其居明前此以亂故而至薄姑非定都於彼也在薄姑未久故史從略不書非與毛不合也正義謂毛時書籍猶多當有所依約而言是也因疑史遷之言未必實則誤矣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飢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騤騤猶彭彭也說文騤馬行威儀也喈喈猶鏘鏘也孔曰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遄疾也釋詁速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鄭曰望之故欲其用是疾

歸

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陳曰穆美也傳釋清風爲清微之風又申之以）化養萬物直陳其布政述職之功風動教化之美所以隱括其作誦義也慰安也言仲山甫能長思吉甫作誦之意以安其心○衵按前六章詳述仲山甫功德及其職掌之重末二章始入城齊之事兼敘朋友聚散之情亦所以諷王山甫重臣不宜久勞於外也蓋以上公廵行海表卽隱戢其不臣之心一時控制之宣撫綏之略於此可見然尚非其本也衮職有闕誰其補之宣王晩節頗多失德吉甫仲山甫之倫之所惓惓者其尤在此哉

烝民八章章八句（朱曰賦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徒人反）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入聲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說文奕大也甸治也陳曰禹貢壺口治梁及岐此傳訓治之義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爾雅梁山晉望也○地理在左馮翊夏陽故少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陳曰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即漢夏陽縣地梁與龍門俱在河西二山比近梁即呂梁也疏九河以暢下流之歸而闢龍門鑿呂梁以決上流之勢最爲治水急切之功禹隨山道河自東而西由壺口而龍門由梁而岐梁山治周都鎬京之北土盡成沃野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終南山在鎬京之南渭北之山既治渭南之原隰亦得墾辟成耕兩詩立言義正相同宣王平大亂命諸侯郝敬曰春秋戰國時平王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襄王命晉文顯王命秦孝公皆有所要挍非自天子出也宣王有南征北伐平淮會維之功能命亦能討然後謂之王命有倬其道

有倬然之道者也釋文倬明貌韓詩作晫○祁按臣受命君冊命是乃倬然光大之道也尊卑明而萬事得其理矣受命受命爲侯伯也陳曰周禮九命作伯伯在外州者稱侯伯在王官者稱二伯其數則皆九命而侯伯屬二伯者統於天子八州八伯韓侯蓋作幽州伯也

戎大釋詁文○陳曰祖考謂韓侯之先祖也虔固釋詁文共執也釋詁作拱○孔曰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祁按虔固拱執皆所以形容恭慎之義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正申明傳義○馬曰易讀命不易哉之易古難易之易同讀如亦庭直也釋詁文○韓詩幹正也○陳曰庭訓直方四方也幹不庭方言四方有不直者則正之侯伯得專征伐也隱十年傳君子謂鄭莊公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詩義正同戎大辟君以佐戎辟猶云以佐天子耳○孔曰此是王命辭之略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簟徒點反茀錯七洛反衡音杭玄袞赤舄鉤
膺鏤音漏錫音羊鞹苦郭反鞃苦弘反淺幭音蔑鞗音條革金厄於革反
脩長孔曰禮稱廣修皆謂長為修張大孔曰左傳張公室謂使公室彊大覲見也
釋詁文○秦蕙田曰此所述儀節與覲禮互相發明
四牡奕奕韓侯入覲即覲禮之乘墨車以朝也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即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也
王錫韓侯即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也介圭即五等諸
侯所受之瑞箋以為享禮之主璧非也淑善也關雎同交龍為旂出車同○鄭曰
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大綏也陳曰綏章旂也釋文綏本又作緌讀如冠蕤之蕤綏章連文與
六月帛茷連文同義茷與旆同章帛皆謂緣也以旆繼帛曰帛旆以綏繫於緣末加為文章是曰綏章六
月傳旆繼旐者也旐有不旆者有繼旐者曰旆毛以綏為大綏周禮以綏為大麾皆有繼旐者也金榜禮
箋謂大麾為旐大綏即大麾其說良是錯衡文衡也采芑同○孔曰以方文漆簟為車之

鞁錯置文采爲車之衡○采叔傳玄衮卷龍也狠鏤
跋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鄭曰鉤膺樊纓也
鍚有金鏤其鍚也說文引詩作鐊云馬頭飾也○鄭曰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
鞹革也孔曰說文鞹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鞃軾中也說文引詩云車軾也○陳
曰韻會鞃車軾中靶靶當作鞔鞔卽今之幫字釋名
鞹因與下輿相聯著也鞹鞃者以革幫車軾中所謂
鞇也淺虎皮淺毛也孔曰月令其蟲倮注虎豹之屬恆淺毛幭覆式也孔曰
以淺毛之皮爲幭也幭禮記作幦周禮作複又作幦
字異而義同○陳漢章曰前篇傳鉤膺樊纓毛公明
以鉤膺爲巾車金路采芑傳亦以鉤膺爲路車玉藻
正義引詩淺幭爲人君齊車之飾齊車卽金路明見
齊僕及齊右注天子齊車鍚厄烏噣音蜀也陳曰厄者
諸侯韓侯與申伯方叔皆同衡下之軥
說文軛轅前也軥軛下曲者渾言之橫軛同體析言
之軛爲衡下曲軥衡之長容兩服軛又兩服馬之頸
故謂之兩軛又謂之兩軥襄十四年傳射兩軥而還
服注車軛兩邊叉馬頭者是也馬曰烏啄下向叉馬

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小爾雅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扼卽軛與厄通啄與噣通金厄謂以金飾烏噣也○陸曰鞗革謂轡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薄交反鼈卑滅反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子餘反侯氏燕胥

屠地名也孔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陳曰宿卽三十里有宿之宿○顯父有顯德者也陳曰逸周書成開本典篇並有顯德登德之文傳所本也○和按顯父猶後世言知名之士蔌菜殽也爾雅菜謂之蔌郭注菜茹之總名○胡曰廣雅肴肉也是肉謂之殽以菜芼肉謂之菜殽筍竹萌也爾雅竹蒲蒲蒻音弱也陳曰醢人加豆之實深蒲醓醢鄭司農注深蒲蒲蒻入水水深故曰深蒲考工記注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蒲蒻與深蒲一矣○鄭曰王既

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增厚意也○陳曰鄭不言顯父贈者爲人臣者無外交之義也左傳云入有郊勞出有贈賄且詞也籩豆有且言有籩有豆也○呂曰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此所云指韓侯也

韓侯取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居衛反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音旁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陳曰白虎通義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此詩言韓侯受命韓侯入覲則亦喪畢受爵命也文二年傳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此詩言韓侯取妻韓侯迎止則以卽位取元妃也

汾大也孔曰釋詁墳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箋傳之義皆以爲厲王

蹶父卿士也鄭曰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馬曰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而猶嗟傳

外孫曰甥則紛王之甥毛意亦當指外孫里邑也馬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自天子至於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親臨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于蹶之里此諸侯親迎之證祁祁徐靚音靜也陳曰大田傳祁祁爲徐此又益其義曰徐靚也靚與靜同如雲言衆多也傚笱傳言盛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音孕之莊十九年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娣衆妾也鄭曰媵者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也顧之曲顧道義也孔曰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陳曰列女傳齊孝公迎華氏之長女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於宮白虎通義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淮南子高注蒼梧繞讓妻於兄違親迎曲顧之義是知古者親迎有曲顧之禮也○白虎通義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詩云姪娣

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去聲)韓姞(其乙反)相(去聲)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魴(音房)鱮(音序)甫甫麀(音憂)鹿噳噳(愚甫反)有熊(音雄)有羆(彼皮反)有貓(音苗)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姞蹶父姓也(孔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知姞是蹶父姓也○陳曰姞黃帝之後十二姓之一○鄭曰相視攸所也)訏訏大也(釋詁訏大也)甫甫然大也(釋詁甫大也)噳噳然衆也(吉日傳鹿牡曰麌麌麌衆多也○孔叢子魴鱮甫甫言其大也麀鹿麌麌言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郭注竊淺也○說文虎竊毛謂之虦苗說文無貓字○鄭曰言饒富也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

其婦道有顯譽

溥音普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師衆也江永曰武王子封於韓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然詩云燕師所完則韓不當在關中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潛夫論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考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韓侯城東方城今爲順天府固安縣與詩言奄受北國者相符然則韓始封在同州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與○昶按首章梁山據韓舊都而言此章韓城則宣王時徙封者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僖二十四年傳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鄭語史伯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昶按武王之子但受命爲韓侯至長是蠻

國則宣王所錫也陳謂周有二韓一爲姬姓之韓在
河東一爲武穆之韓在冀北與鄭箋及杜預韋昭諸
家皆不合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祀按因就也以先祖所受侯伯
之命就此百蠻之國而長之言徙封也下文奄受北
國因以其伯申說其事○陳曰蠻服北方之蠻服也
周禮王畿之外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大行
人衛服之外謂之要服九州之外謂之蕃國鄭注要
服卽蠻服禹貢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夏時甸侯綏要荒五服連王畿故夷蠻卽
在要荒要服荒服皆九州域也周制除王畿外建九
服蠻服弟六服在九州內其夷服鎮服蕃服皆戎狄
國在九州外易祓云王畿千里兩面各五百里自方
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蕃服每面各二百五
十里所異者周官王畿不在九服內與禹貢不同其
餘殆服盡同然則蠻服去王城止二千里耳周制王
畿以洛邑爲土中五畿五百里每服二百五十里
六服一千五百里連王城二千里今河南府至順天
府一千八百里韓在順天府南百三四十里古里短
今里長韓在蠻服道里可稽易說足發毛傳之微矣

追貊戎狄國也馬曰周官注追之言雕也逸周書正西曰彫題孔晁注西戎之別名也此詩追卽雕之假借雕題可單稱雕猶交阯可單稱交也通作貉鄭司農職方注北方曰貉說文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言惡也○陳曰周時追貉在荒服之中故曰戎狄國也周語云戎狄荒服○鄭曰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奄撫也爾雅奄撫有之也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孔曰墉者城也壑卽城下之溝釋言隍壑也○鄭曰籍稅也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孔曰公羊傳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謝枋得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圍徹田爲糧可以足食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貔猛獸也說文引詩云貔豹屬出貉國又云貔猛獸也追貉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孔曰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陳曰周語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荒服不至賈逵注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此卽荒服貢皮之證韓侯爲幽州伯在蠻服中雖追貉荒裔皆其統轄職方氏云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

貢各以其所有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朱曰賦也○黃震曰宣王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仲山甫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鄭曰召穆公名虎○後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祁按徐國在淮之北散文言淮夷可該徐賈逵杜預並云徐即淮夷是也對文淮夷爲淮浦南北諸小國而徐爲淮夷之大國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是也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此最得當時用兵情事蓋宣王命召穆公先平淮南之夷懼徐爲之援助乃親駐六師於江漢以震懾之使不敢動故曰徐方震驚召公既平淮夷然後大軍進討徐勢已孤如破竹矣用兵有先後說者以爲一時並出非也江漢平淮夷王不親行常武平徐方王親征以收其成功陳謂兩詩同詠一事亦非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他愁反 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浮浮衆彊貌陳曰角弓傳浮浮瀌瀌也淸人麃麃武貌貌頎人鑣鑣盛貌盛猶衆武猶彊也

滔滔廣大貌陳曰四月滔滔江漢傳大水貌此詩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因經文錯誤而又顛倒傳文也風俗通義引詩江漢陶陶卽此江漢滔滔之異文是其證王引之說同 淮夷東

國在淮浦而夷行也孔曰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爲夷也故辨之知在東國者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鄭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爲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陳曰求讀如左傳困敵是求之求 鋪病也 釋詁文字作痡○和按西周策是楚病也衞策樗里子知蒲之病也注並云病困也與此同○鄭曰鳥隼曰旟兵至竟而期戰地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

爲來伐討淮夷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光音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洸洸武貌谷風同○和按厲王時四夷交侵宣王命吉甫定北方命方叔伐蠻荊命穆公平淮南之夷而自往征徐穆公亦必會師淮北所謂經營四方也至徐方來庭則四方平王旋歸矣首章伐淮夷此章平徐下章經營善後之事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音喜

鄭曰滸水涯也○陳曰江漢之水厓卽周南國之地也

召虎召穆公也孔曰世本云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陳曰箋云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此說必有依據春秋經僖十五年公會齊侯

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蓋諸侯次匡大夫將兵即此意也召旻傳辟開也嵩高傳徹治也○郝按式用也○鄭曰疚病棘急極中也○朱曰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郝敬曰來極猶之歸極則猶視中國也○陳曰國語撫征南海訓及諸夏韋注南海羣蠻也又左傳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並與詩南海同宣王命方叔南征荊蠻又封申伯于謝以厭鎮之嵩高篇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此詩所云正言其事汲郡古文宣王五年伐荊蠻六年平淮夷七年命申伯然則穆公爲申伯定宅自在既平淮夷之後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胡連反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音兆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也釋言文字作徇○汪龍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訓旬爲徧言悉經營之也○胡曰鴻雁傳

宣示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所以宣示王之德意也召公召康公也鄭曰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似嗣陳曰嗣繼也韓詩外傳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韓意釋詩予小子爲宣王自謂毛意亦然也○視按上章云告成于王四方既平末章虎拜稽首之下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是穆公歸功於上之言也王亦推美於下言昔文武受命以召公維翰今四方既平汝無曰此其功是予小子也乃汝能繼汝祖召公而謀速大事故當用錫爾祉也陳申毛意未合肇謀釋詁文○韓詩長也敏疾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敏行之疾也戎大釋詁文公事也陳曰功公通用

釐力之反爾圭瓚秬鬯一卣首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徒人反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奴因反

釐賜也釋詁文秬黑黍也釋草文鬯香草也孔曰禮緯有秬鬯之草中

侯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陳曰築煮鬱草又合黑黍

釀作酒是曰鬯也鬯必兼鬱謂鬱積而條暢也○祁按說文築擣也卣器也釋器文九命

錫圭瓚秬鬯旱鹿同○韓詩外傳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

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文人

文德之人也陳曰文人即召祖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傳亦云執文德之人末章云矢其

文德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祁按召公以爵言召祖以親言文人以德言也自召祖命外傳所謂

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也○鄭曰自用也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

之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孔曰禮名山大澤不以封

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

大於故耳○陳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又云天子之縣內名

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是則名山大澤附庸閒田皆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閟宮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也土田卽閒田畿內無附庸穆公畿內諸侯故詩但錫土田不及附庸傳引成文連類及之○鄭曰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上聲作召公考苦叟反天子萬壽明明

對遂陳曰祭統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鄭注對遂也義與傳同考成朱曰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召公之廟器而勉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朱謀㙔曰古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成

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丁力反洽此四國古遍反

矢弛也釋詁文○王念孫曰明明勉勉亹亹皆一聲之轉古多謂勉爲明爾雅亹亹勉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孔子閒居三代之王也必先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注云弛施也○祁按宣王策勳祖廟召公因舉文王之德勉王以法祖焉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卽謂文王故戴記云三代之德也矣其文德洽此四國謂宣王當施行文王之文德故戴記云大王之德也自詩義晦禮經亦不可通矣○春秋繁露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祁按董言設而勿用者謂戰伐之具有備無患不經用也詩美宣王命召公平淮夷武功而篇終述召公之所進戒者則曰文德蓋淮夷背叛加以討伐張之也徐方既庭則又以黷武爲戒弛之也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今之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者惜乎其無有以春秋之義告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朱曰賦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孔曰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爲戒宣王末年德衰故戒之使常然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音汝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赫赫然盛也釋訓迅也郭注盛疾之貌明明然察也釋訓文王命南仲於大祖孔曰謂於大祖廟命南仲也○白虎通義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大廟○胡曰班氏多取三家詩此引祭統證詩大祖意與毛同文王宣王時各有一南仲爲大將辨見出車篇○馬曰漢書人表作南中係於厲王時蓋至宣王時猶存路史禹之後有南氏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皇父爲大師鄭曰

大師者公兼官也○馬曰竹書紀年幽王元年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實爲尹氏後卽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昶按經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是以卿士新命南仲於大祖也又云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則是舉其舊職而申戒之故傳云皇父爲大師謂是時皇父方爲大師故以整軍經武責之耳正義謂大師亦新命則不當後於命卿士其說非也下章傳云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則此但云皇父爲大師其非始命可知矣○輔廣曰敬戒臨事而懼也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音杭戒我師旅率彼淮浦音普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掌命卿士昶按方侍郎謂皇父蓋以冢宰兼大師是也命卿士者冢宰之職作大事則戒百官贊王命也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楚語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注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

諸侯為大司馬也○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浦涯也○說文水濱也○鄭曰使其士衆陳列左右而勅戒之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陳鵬飛曰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朱右曾曰今淮安府安東縣淮水經縣南入海即淮浦也周無徐州青州即徐州之地淮夷從徐為亂淮夷旣殄而徐自孤立無援矣誅其君弔其民孟子文○孔曰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由弔慰其民故不久留處而擾亂之○祁按不留不處言不利其土地也爲之立三有事之臣孔曰十月之交擇三有事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陳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為之立三有事之臣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臧祚反匪紹匪遊徐方繹音亦騷音搜震驚徐方音甫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穆按釋名業捷也捷與動義相成嚴然而威陳曰有發聲六月傳訓嚴爲威與此同舒徐也釋言緩也保安也山有樞同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釋詁紹繼也○穆按平淮夷及徐一役而分先後初命召公出征王駐師江漢舒徐安行人莫能測其師之所向故徐方震驚而不敢動匪紹匪遊正敘此事逮淮夷削平然後大軍進討於徐下章是也兵法云靜如處女動如脫兔皆所謂王猶允塞也繹陳釋詁文○穆按爾雅繹矢並訓陳春秋公矢魚于棠左傳遂往陳魚是陳即矢矢也矢弛也陳列有弛放之義說文繹抽絲也抽絲亦弛而陳之也騷動也釋詁文○穆按繹騷連綿字弛放騷動言人心解體也○鄭曰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懼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上聲進厥虎臣闞呼減反如虓火交反虎

鋪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陳曰釋文一本兩如字皆作而箋作而震而怒而震怒也震動也進猶先也虎臣卽虎賁氏啓行之元戎也

虎之自怒虓然衵按莊子而口闞然注闞然虓豁之貌〇陳曰說文虓虎鳴風俗通義引詩作哮自古詡字說文詡膽气滿聲在人上从言自聲讀若反目相睞莊內切

瀆厓說文水厓也〇釋文韓詩作敷敦云敷大也敦迫也

仍就釋詁因也〇說文因就也

虜服也說文獲也〇孔曰爲人虜獲是屈服也箋醜衆也釋詁文

截治也衵按長發箋截整齊也治卽整齊之義言彼淮浦之地截然整齊者以其昔爲夷行今爲王師之所也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布愁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枯力反濯征徐國古逗反

嘽嘽然盛也采芑傳衆也

疾如飛摯如翰鄭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〇胡曰說文翰一名鷐風又云鶤鷐風也爾雅晨風鸇也如翰當卽指此〇陳曰摯

同驚苞本也下泉同○鄭曰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顧炎武曰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忿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緜緜靚也韓詩作民民○陳曰靚同靜爾雅密靜也大戴禮無緜緜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荀子緜作愪說文寪寪不見也段注綿綿民民皆謂密也即寪寪不見之義翼翼敬也釋訓恭也○昶按軍謀靜密故不可測度臨事敬懼故不可克勝濯大也釋詁文○鄭曰大征徐國言必勝也○李光地曰徐自穆王以來僭號稱王在西周時罪浮於吳楚非偏師所能服故王親視師抑此詩繼江漢之後豈淮南諸夷爲徐黨援而先命召虎南征以翦其羽翼與王猶允塞音息徐方既來音力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謀也釋詁作猷○燕燕傳寔實也○荀子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淮南王安上書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來王庭也

祁按歸化即爲來庭行在所亦王庭也此詩前四句正敘伐徐之功五六二句追敘前事末二句收束後事○鄭曰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方苞曰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則征徐在玁狁蠻荆之後明矣蓋使南北未寧則玁狁密邇於豐鎬荆楚逼介於武關聞王東征必啓窺伺之心而徐亦不可遽服吉甫既挫狄於北方叔又申威於南召虎之師循江漢而下則楚人益懾於王靈而無異心然後親統六師濯征徐國正所謂王猶允塞也鋪敦淮濆徐已不支故就而執其醜虜五章但言王旅之盛强則是未嘗窮戰而徐已來庭也○陳曰晉書庾峻傳古者三公坐而論道不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詩云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宰相不得

久在外也江漢常武二詩爲一時事當是故說如此

常武六章章八句朱曰賦也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鄭曰凡伯天子大夫也○祁按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云大夫明其非一人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音塵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昊天斥王也祁按辭稱昊天意斥王也歐陽譏之過矣填久桑柔同○鄭曰甚久矣天下不安厲惡也正月同○祁按降此大惡故不安也瘵病釋詁文○蘇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民受其病○孔曰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夷常也釋詁文○

鄭曰居極也○祖按靡有常居猶言常無有屆靡有常瘳猶言常無有瘳也罪罟設罪以爲罟孔曰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又曰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時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也瘳愈也風雨同○胡曰靡屆承上定字靡瘳承上瘵字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他活反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鄭曰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拘收也陳曰謂拘執而收入之也說赦也陳曰說與釋通故訓爲赦○潛夫論天下本以民不得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詩刺彼宜有罪女反脫之哲知也釋言文○孔曰國之所存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陳曰郊特牲云婦人從人者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今婦曰哲婦婦不從人夫亦不以知帥人國家之敗恆必由之○晏子詩云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

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䄂按刑政謬戾由婦言是用內作色荒也

懿於其反 厥哲婦爲梟古堯反 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鄭曰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孔曰懿與噫音義同痛傷褒姒亂國政也○陳曰說文梟不孝鳥鴟雖也貓文作鴟凡鴟類甚多說文舊下云鴟舊或作鵂此卽爾雅怪鴟也○鄭曰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語○朱曰哲婦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蘇曰匪教匪誨言王不用教誨之言

惟用婦寺也 寺近也 孔曰寺卽侍也侍御者必近也其傍故以寺爲近也○䄂按

言婦而及寺者歐陽公云舉類而言耳傳訓近蓋釋奄豎所以名寺人以其有暱近之義非謂幽王惟婦人是近也箋云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殆誤會傳意○列女傳齊國佐相靈公會諸侯於柯陵及還孟

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國佐知之公怒刖鮑牽而逐高子國佐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鞫居六反人忮之豉反忒他力反譖始竟背音逼豈曰不極伊胡爲慝他力反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陳曰說文鞫窮治罪人也今字通作鞫　忮害雄雉同　忒變也孔曰釋言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鄭曰竟猶終也慝惡也○䢒按首章言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二章言人有土田女反有之彼宜無罪女反收之是幽王時訟獄全以賄成此云鞫人忮忒謂其窮治罪人忮害變轉不可究詰也譖僭同字僭差也譖始竟背謂差於始而終乃大背猶言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有罪脫之無罪反收所謂背也其爲惡豈不極乎伊何爲而如此則以在位之君子皆惟利是識如賈而利市三倍焉其婦人又不事事休其蠶織夫不事婦事則是與外政也故毛傳詳載禮文以見蠶織爲婦之公事而

又言婦人無與外政以發明詩人言外之旨焉此章說者皆未能貫徹○王引之曰功工公古字通蠶織即功事故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魯語云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周官女御云以歲時獻功事鄭注絲枲成功之事管子云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休其蠶織即無公事也 休息也釋詁文○列女傳引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 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 鄭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陳曰傳箋皆補明經義 古者天子爲藉千畝 孔曰藉田者月令注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冕而朱紘 孔曰冕者祭服之冠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 躬秉耒 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耜耒躬耕帝藉 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祭義注先古先祖 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孔曰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致敬也

孔曰謂牆上布棘　及大昕之朝孔曰季春始蠶昕者朝日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
君皮弁素積士冠禮注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孔曰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
風戾以食之鄭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溼也　歲既單矣孔曰單盡也彼注謂三月月盡之後也　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
君遂獻繭于夫人孔曰據諸侯為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于后夫人曰此
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陸云副首飾禕是禕衣○鄭注副禕王后之服少牢以禮之鄭注禮奉繭之世婦也　后夫人繅素刀反三盆手鄭注三盆手者三繅也凡繅每繅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遂布于三宮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孔曰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方備反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陳曰刺責皆從朿聲今隸變作責富福陳曰富福皆從畐聲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昶按天何以責之神何以不福之謂邦國將殄瘁也狄遠孔曰毛讀狄爲逖○集韻引說文逖遠也○詩曰舍爾介逖○昶按廣雅介獨也此詩人自言將舍爾而獨遠去以怨己者多也猶微子云我不顧行遯忌怨也說文忌憎惡也類善釋詁文○陳曰弔祥皆善也○昶按此言在朝者皆不弔不祥威儀不善蓋無復先正典型也殄盡瘁病也昶釋詁文○昶按善人云亡在朝者皆不

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孔曰七尺曰仞棘牆而外閉之善此邦國所以殄瘁知幾者所以思遠去也天責之神不福之日月告凶其不以此與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文六年傳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若之何奪之○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韓詩外傳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優渥也說文引詩作瀀云澤多也幾危也釋詁文○說文殆也○祁按此承上章而反覆咏歎之天災之厚固可危而善人云亡尤可憂悲也○昭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

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觱音必沸檻胡覽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亡角反昊天無不克鞏讀耇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曰檻泉正出涌出也觱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藐藐大貌方言廣也鞏固也釋詁文○祁按天雖廣大感通甚捷人君修政可以鞏固天心也○何楷曰鞏固之道惟在法祖而已迸羣蟊親害類毋自忝於皇祖也救者維挽之謂對往日言爲後幽王欲圖補救當自今日始矣○范處義曰傷其大壞尚欲救之詩人所以爲忠厚與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朱曰賦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鄭曰天斥王也瘨病也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役也○韓詩外傳威有三術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胡曰據此正以威爲人君之所爲則韓亦以天爲斥君

圉垂也釋詁文○鄭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韓詩外傳一穀不升謂之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陳曰御與圉通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戸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戸對反）

回遹音聿實靖夷我邦博工反

訌潰釋言文○說文引詩云讃也又讃中止也昶按廣雅止遏也中遏卽內亂潰者亂也椓天椓也昶按傳謂椓卽夭椓之椓也蓋二字同義連言之曰夭椓分言之曰夭曰椓皆殘害之謂正月篇天天是椓傳以天指君是指在位者乃分言也此詩昏亂椓喪不共職事卽蟊賊內訌之實是專指在位者潰潰亂也陳曰說文憒亂也潰與憒同小旻傳回邪遹辟也靖謀釋詁文夷平也孔曰釋詁夷平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謂平殄而滅之○鄭曰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

臯臯音羔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簟反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臯臯頑不知道也釋訓刺素食也舍人注不治之貌訿訿窳音庾不供

事也釋訓莫供職也○陳曰說文呰窳也訾與呰同爾雅窳勞也郭注勞苦者多惰窳○朱曰小人在位所爲如此而王不知其缺○鄭曰玷缺也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

貶隊也鄭曰我王之位又甚隊矣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陳曰說文貶損也阜傾覆也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隊者傾覆之意言我王之位甚矣其隊也十月之交傳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是其義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莫止反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遂小旻同○孔曰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

苴水中浮草也鄭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陳曰傳云水中浮草但釋苴字不釋棲字箋如樹上之棲苴以申補傳楚辭草苴比而不芳王注生曰草枯曰苴○祖按水中浮草暴於樹上待其枯而用之是謂棲苴

歲旱生草皆如棲苴言無不槁者○鄭曰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陳曰相視也止語詞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皮賣反胡不自替他軫反職兄音況斯引

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衵按詩言往者仁賢之君子其富不如是乎時是也傷今之不然今則病賢也衵按傳以病釋疚言今士賢者非惟不富其病不又如此乎蓋今讒佞富則知病者賢也○楊慎曰昔時之富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病言君子之失志也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鄭曰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孔曰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鑿於粺故爲疏也○胡曰傳意以斯爲今上言昔時富賢

者此言今時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況茲也陳曰茲與滋同凡言兄者皆滋益之詞

引長也釋詁文○穎按此賢者言下賤之人皆居高位己胡可不自退廢而與之同列蓋小人得志滋蔓日甚君子孤立必不可久此其所以病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頻厓也陸曰張揖字詁頻今濱則頻是古濱字○鄭曰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水從中以益者也鄭曰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列女傳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鄭曰溥猶徧也烖謂見誅伐○孔曰今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而在位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豈得不災害

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巨已反

臧玉林曰關睢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本少二字序云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本經文古闕小有如召公之臣爲說當補正

辟開

蹙促也明字

同○錢澄之曰召公即召虎也宣王中興亦可謂之受命周室由穆公以再造南征北略其功爲多江漢詩云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非辟國百里乎凡伯歷事厲王今猶在朝然則與召穆同時共事爲宣王之舊人豈盡無有者乎○胡曰黍苗刺幽王即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則此詩召公亦當指召穆公哀今之人不尚有舊幽王去宣王中興未遠故因言召穆公而欲王圖任舊人○朱曰幽王蹙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祁按宣

王中興未久而復有幽王之禍凡伯身歷盛衰而親見之五章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據賢者一身之遭際言也末章於國曰昔日辟百里今日蹙百里於人又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皆俯仰今昔之辭言之不勝悲痛瞻卬亦凡伯作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旨同也又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於乎哀哉誠可悲矣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朱曰賦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毛氏學廿五終